

青樓怨婦

—心理的探討

□ 文梵 □

分析心理過程的電影並不多見，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要用具像的影畫與聲響來描述抽象複雜且主觀的心境歷程，若非編導具有相當的能力，是很難能達到理想的，在少數此類影片中，「青樓怨婦」(Belles de Jour)是深具內涵而值得探討的一片。

這是一部以現實與想像交錯，而著重主觀意念的電影。它描述一個不能滿足於丈夫的富家太太，由於環境之誘惑與內心之好奇，加上渴求於刺激的慾望，乃棄其倫常觀念，白天在俱樂部當神女，夜裏在家做醫生太太。後因一年輕暴烈的歹徒對她動了真情，乃不惜於她脫離俱樂部之後，鎗傷其丈夫企圖奪回她，結果是她的丈夫癱瘓而歹徒亦飲彈而亡。

西班牙籍的導演「布紐爾」(Luis Bunuel)是個有了三十多部作品的名導演，但他的片子似乎只有「青樓怨婦」曾在此地上映。在他的影片之中，一般人以為他揉合了「暴力」與「性」，同時在表現上喜歡以「現實」與「超現實」(即幻想)交錯出現。在本片中，片子開頭就是「雪維娜」(即女主角醫生太太)幻想著在林中受其夫鞭打，用來描述她內心的罪惡感。而後當雪維娜正式在俱樂部上班之後，又有她幻想自己被綁住了手，而他先生以污泥投擲她臉上的鏡頭出現；又有一次想像著她先生與其友西森進行短鎗的決鬥，而子彈卻打中了她的頭部。由這些片段，我

們可知雪維娜時時悔恨著自己的罪惡，而導演更是表達得十分深刻。

以微細的動作來表達內心的感受，布紐爾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她初次來到俱樂部的時候，畫面只映出了她上樓的脚步，一個徘徊的動作，一個向後轉的企圖都正說明了她的矛盾；當樓上有人下來時，她急忙假裝為等著電梯的乘客；在安娜夫人（俱樂部主持人）開門時，如就急忙閃進房內，這些都說明了她的惡惡感與猶疑不定。此外，更以碰落香水瓶，打破花瓶來表現她的焦慮不安。由此，我們可知布紐爾能深刻表達著每一刻劇中人的心情，也因此才使這一部著重心理的影片表達得深刻而有力。

在布紐爾的電影裏，現實與幻想的交錯並無舊式的淡出，淡入手法來分隔，所以觀眾往往必須在幾次劇情的突變之中，去分辨何者屬於現實而何處才是幻像。以最後的結尾來說：當醫生被槍擊重傷之後，口癱疾坐於輪椅之上，眼上則戴著墨鏡，而此時他竟站了起來，身體痊癒了而往事亦不追究之，反而與雪維娜計劃著如何去巴黎渡假。假如我們把這一段當做「現實」，那麼雪維娜上俱樂部而招來的一切禍事便都成為一次虛幻的夢；純屬雪維娜的想像，如此之解說似亦非不可，但卻因而大大減弱了劇中的震撼力，故而我們寧可相信最後一段只是雪維娜的一種想像，既是對身不可饒恕之錯誤的後悔，更是對

往美麗的家做了一次懷念。

除了幻想之外，布紐爾也適時安插了幾個回敍鏡頭，以雪維娜幼年的幾次遭遇來作為今日行徑的解說與伏筆。此些幻想與撕殺的安排都如期地達成了加強劇力的效果，我們發覺電影上的每個情節都很合理而自然，而且簡錄地陳述著一個複雜而抽象的故事，這便是編導手法的高妙之處。

在個性的刻畫上，年輕的暴徒是個突出的角色。他的造型已先天具備了冷酷兇悍的條件，在他對雪維娜動了真情之後，憤於雪的一週之別，擊碎了壁上的玻璃，等到雪維娜醒悟返家之後，他不惜冒生命之險鎗擊其夫，那些暴烈的動作無不基於他狂熱的愛，年輕的做法更有著不顧一切的悲壯美，也因此，他雖鎗傷了一個無辜的醫生而後被警察擊斃，但我們反而並不太對他產生反感，而是被他那份赤焰般燃燒的愛融化了，它代表了一個真摯的心靈，卻由於不知疏導冷灑的感情而淹沒了自己。

此外，編導在俱樂部安排了一個年輕純潔的小女孩（庸人之女），用來作為善與惡的對比，在純潔而墮落的分野之中，也給這個不够光明的社會作了一次警告，因為我們已可看到那些代表惡慾的魔爪已伸向這一位不知世事只知功課的小女孩了。

就全片的推展而言，劇情以雪維娜為中心，而純粹以她心境的歷程來決定與推動這個故事。雪維娜把她心

中想做的事都做了，我們並不以為心中的好奇是一種變態，任何人都可能在某個時刻幻想著一些在社會倫常觀念之下不容存在的事，但罪惡與否則決定在於他的是否付諸行動。有的人意志很堅強，他儘管也會想像過一些不堪為人所見的事，但由於道德之學養，便終而抑制了下來，但有些人卻在此顯示了他意志薄弱的一面（或可說，是慾望堅強的一面），不僅想了，而且做了，結果是墮落罪惡的深淵，既難以自拔，又招來了一連串的禍事。

以雪維娜為例，她是一個不安於現實而多幻想的女人，由於家庭生活之未達理想，於是便有了外求的跡象，適而受了西森有意的誘惑與計程車司機無意的指說，於是不惜棄名譽身份於不顧，而嘗試了一段神女的生涯。她的內心由於慾望的衝激，便與外在的世界構成了嚴重的衝突，我們可以說，她的內外之未能和諧導致了她的無可適從，而後卻循外向的誘惑與渴望去做，然而她並非超脫了內心的自責，而是時常在進行著另一些交戰。

在內心交戰的過程中，她還是步入了別人眼中墮落的途徑，而她自己則尚未自覺。到了最後，當她的內心之衝激超於平緩，她的好奇與渴的刺激都達了之後，她已失去了外在引力的前題，在此情況之下，她有了足夠鎮定的力量來穩住自己，終於覺悟了

事情的對與錯，對她而言，她曾被慾望導入迷途，在慾望消失之後，自該適時而回頭。於是，當她被西森發覺她在俱樂部之後，她已知她傷害了自己的丈夫，於是決定回到家裏，卻不知那年輕暴徒累追不捨，而她迷失時闖下的禍事終不能倖免發生，罪惡終須付出代價。

對雪維娜而言，煩擾著她的心理問題終於解決了，但她卻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她慾望解除的時候，正是她償還孽債的開始，我們要為她的消了一口氣而高興嗎？或是指責她的不知抑止呢？沒有人能知道假如她以全部的努力去抑遏她內心的渴求，她是會超脫於此一問題，或是會陷於更深沉更複雜的迷亂。當我們說她確是做了一件罪惡的錯事之後，必有些人要認為她不如此即能解決迷亂於她內心的困擾，也要說她的做法亦是無可厚非的。

無論如何，布紐爾在此提出了這個很有力量的描述心理過程的電影，我們在接受與思考之餘，假如對題材的是否必須有了存疑，不妨記得：青樓怨婦之意義，在於發掘一個問題，而不是誇張一些夢幻。